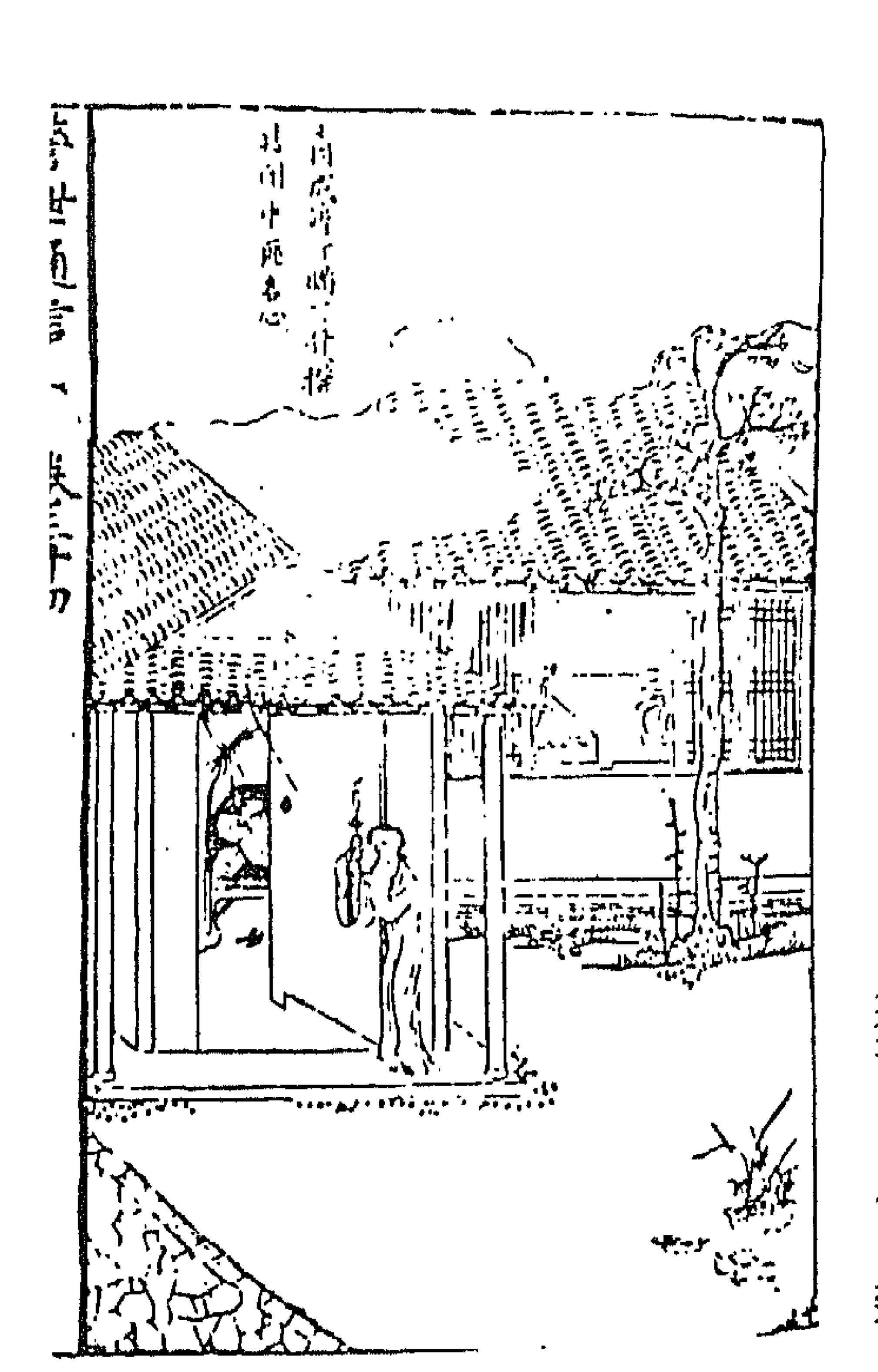
警世通言




人去少了俏孤孀

第三十四卷

況太守斷死孩兒

春花秋月足風流　不分紅顏易白頭

試把人心比松柏　幾人能爲歲寒留

這四句詩泛論春花秋月，惱亂人心，所以才子有悲秋之辭，佳人有傷春之詠，往往詩謎寫恨，目語傳情，月下幽期，花間密約，但圖一刻風流，不顧終身名節，這是兩下相思，各還其債，不在話下。又有一等男貪而女不愛，女愛而男不貪，雖非兩相情願，却有一片精誠，如冷廟泥神，朝夕焚香拜禱，也少不得蠢動起

來其緣短的今而終暌倘緣長的雖而暫密這也是風月場中所有之事亦不在話下又有一種男不貪色女不愛淫志比精金心如堅石沒來由被旁人播弄設圈設套一時失了把柄墮其術中事後悔之無及如宋時玉通禪師修行了五十年因觸了知府柳宣教被他設計教妓女紅蓮假扮寡婦借宿百般誘引壞了他的戒行這般會合那些個男歡女愛是倘然一念之差如今再說個誘引寡婦失節的卻好與玉通禪師的故事做一對兒正是

未證恩山休問道　尚沉慾海莫參禪

話說宣德年間南直隸揚州府儀真縣有一民家姓丘名元吉家頗饒裕娶妻邵氏姿容出衆兼有志節夫婦甚相愛重相處六年未曾生育不料元吉得病身亡邵氏年方二十三歲哀痛之極立志守寡終身永無他適不覺三年服滿父母家因其年少未後日長勸他改嫁叔公丘大勝也叫阿媽來委曲譬喻他幾番那邵氏心如鐵石全不轉移設誓道我亡夫在九泉之下邵氏若事二姓更二夫不是刀下亡便是繩上死衆人見他主意堅執誰敢再去强他自古云呷得三斗醋做得孤孀婦孤孀不是好守的替邵氏

從長計較，到不如明明的收個丈夫，雖做不得上等之人，還不失爲中等，不到得後來出醜。正是

　　作事必須踏實地　爲人切莫務虛名

邵氏一口說了滿話，衆人中賢愚不等，也有嘖嘖誇獎他的，也有似疑不信睜着眼看他的。誰知邵氏立心貞潔，閨門愈加嚴謹，止有一侍婢叫做秀娥，房中作伴，針指營生；一小廝叫做得貴，年方十歲，看守中門，一應薪水買辦，都是得貴傳遞。童僕已冠者皆遣出不用，庭無閒雜，內外肅然。如此數年，人人信服，那個不說他大賢，少年老成，治家有法。光陰似箭，不覺

十週年到來，邵氏思念丈夫，要做些法事追薦，叫得貴去請叔公丘大勝來商議，延七衆僧人，做三晝夜功德。丘氏道奴家是寡婦，全仗叔公過來主持道場。大勝應允。話分兩頭，却說鄰近新搬來一個漢子，姓支名助，原是破落戶，平昔不守本分，不做生理，專一在街坊上趕熱管閒事過活，聞得人說邵大娘守寡貞潔，且是青年標致，天下難得。支助不信，不論早暮，常在丘家門首閒站，果然門無雜人，只有得貴小厮買辦出入。支助就與得貴相識，漸漸熟了，閒話中問得貴，聞得你家大娘生得標致，是真也不。得貴生於

做法之家一味老實從答道便是真又問道大娘也有時到門前看街麼得貴搖手道從來不曾出中門莫說看街罪過罪過一日得貴正買洋素齋的東西支助撞見又問道你家買許多素品為甚麼得貴道家主十週年做法事要用支助道幾時得貴道明日起三晝夜正好辛苦哩支助聽在肚裡想道既追薦丈夫他必然出來拈香我且去偷看一看什麼樣嘴臉真像個孤孀也不都說次日丘大勝請到七衆僧人都是行戒行的在堂中排設佛像鳴鐃擊鼓誦經禮懺甚是志誠丘大勝勤勤拜佛邵氏出來拈香

了夜各只一次拈過香就進去了支助趁這道場熱鬧幾遍混進去看看不見邵氏出來又問得貴哥知只間只是食拈香一遍支助到第三日約莫黃昏時分又捱進去閃在槅子傍邊隱着見那些和尚都穿着袈裟站在佛前吹打樂器宣和佛號香火道人在道場上手忙脚亂的添香換燭本家止有得貴只好往來答應那有工夫照管外邊就是丘大勝同着幾個親戚也都呆看和尚吹打那個來稽查他少頃邵氏出來拈香被支助看得仔細常言若要俏添重孝縞素粧束加倍清雅分明是

為張文明之妬財討氏占偽也初謂亦良衆俱也小人之宜討誤

姮娥仙子月中出　　姑射神人雪裡來

支助一見、遍體酥麻了、回家想念不已、是夜道場完滿、衆僧直至天明方散、邵氏依舊不出中堂、了支助無計可施、想着得貴小廝老實、我且用心下鈎子、其時五月端五日、支助拉得貴回家喫雄黃酒、得貴道、我不會喫酒、紅了臉時、怕主母嗔罵、支助道、不喫酒且喫隻粽子、得貴跟支助家去、支助教渾家剝了二盤粽子、一碟糖、一碗肉、一碗鮮魚、兩雙筯、兩個酒杯、放在卓上、支助把酒壺便篩、得貴道、我說過不喫酒、莫篩罷、支助道、喫杯雄黃酒、應應時令、我這酒淡、不、

奶事。得貴被央不過。只得喫了。支助道。從坐客莫喫單杯。須喫個成雙。得貴推辭不得。又喫了一杯。支助行去了一回。又七八說了些街坊上的閒話。又斟一杯勸得貴。得貴道。醉得臉都紅了。如今與我不喫了。支助道。臉左右紅了。多坐一時。回去打甚麼緊。只喫這一杯罷。我再不勸你了。得貴前後共喫了三杯酒。他自幼在丘家被邵大娘拘管得嚴。何曾嘗酒的滋味。今日三杯落肚。便覺昏迷。支助乘其酒興。低低說道。得貴哥。我有句閒話問你。得貴道。有甚話儘說支助道。你主母孀居已久。想必風情亦動。倘得個漢

子同眠同睡可不喜歡從來寡婦都牽掛着男子只是難得相會你引我去試他一試何如若得成事重重謝你得貴道說甚麽話虧你不怕罪過我主母極是正氣閨門整肅日間男子不許入中門夜間同使婢持燈照顧四下各門鎖訖然後去睡便要引你進去何處藏身况上使婢不離身畔閑話也說不得一句你却恁地亂講支助道既如此你的房門可來照麽得貴道怎麽不來照支助道得貴哥你今年幾歲了得貴道十七歲了支助道男子十六歲精通你如今十七歲難道不想婦人得貴道便想也沒用處支

助道放着家裡這般標致的呆菜在眼前好不動熱

得貴道說也不該他是主母动不动非打則罵怎了

他好不怕哩虧你還敢說取笑的話支助道你既不

肯引我去我教導你一個法兒作成你自去上手何

如得貴揖首道做不得做不得我也沒有這樣膽大

助道你莫管做得做不得教你個法兒且去試他一

試若得上手莫忘我今日之恩得貴一來乘着酒興

二來年紀也是當時了被支助說得心癢便問道你

且說如何去試他支助道你夜睡之時莫閂了房門

由他開着如今五月天氣正熱你卻赤身仰臥把那

話兒弄得硬硬的待他來照門時、你只推做睡着了、他若看見、必然動情、一次兩次定然打熬不過上門、說你、得貴道倘不來如何支助道摒得這事不成也不好頭貴你有益無損得貴道依了老哥的言語、果然成事、不敢忘報、須臾酒罷得貴別了、是夜依計而行、正是

商成壓下瞞天計　　擬轉留中匪石心

論來邵氏家法甚嚴、那得貴長成十七歲、嫌疑之際、也該就打發出去、另換個年小的小廝答應、豈不盡善、只爲得貴從小走使服的、且又粗蠢又老實、邵氏

自己立心清正。不想到別的情節上去。所以困倦了
來。却說是夜邵氏同婦秀姑。對燈出來照門戶。得出
亦身仰臥。罵道。狗奴才門也不關。赤條條睡着光屁
股模樣。叫秀姑與他扯上房門。若是邵氏有主意。天
明後叫得貴來說他夜裡頑皮放肆。罵一場。打一頓。
得貴也就不敢了。他久曠之人。如似服兒希奇物事。
增一紀。絶不做聲。得貴膽大了。到夜來依前如此。邵
氏同婦又去照門。看見又罵道。這狗才一發不成人
了。被也不蓋。叫秀姑替他把臥單扯上。莫驚醒他。此
時便有些動情。奈有秀姑在傍礙眼。到第三日。得貴

出外擡見了支助支助就問他曾用計否得貴老實就將兩夜光景都叙了支助道他叫丫頭替你蓋被又教莫驚醒你便有愛你之意今夜决有好處其夜得貴依原開門假睡而待邵氏有意遂不叫秀姑跟隨自己持燈來照逕到得貴床前看見得貴赤身仰臥那話兒如鎗一般禁不住春心蕩樣慾火如焚自解去小衣爬上床去還只怕驚醒了得貴悄悄地跨在身上從上而壓下得貴忽然抱住番身轉來與之雲雨

一個久曠樂事一個初試歡情一個認着故物肯

輕拋一個嘗了甜頭難道放一個饑不擇食豈能
小廝粗醜一個卿思忤愛那怕主母威嚴分明添
草藤蘿也共名花登架去可惜清心冰雪化爲春
水向東流十年清白已成虛一夕垢汚難再洗
再說邵氏向得貴道我苦守十年一旦失身于你此
亦前生冤債你須謹口莫泄于人我自有看你之處
得貴道主母分付怎敢不依自此夜爲始每夜邵氏
以看門爲由必與得貴取樂而後入又恐秀姑知覺
到放箇空教得貴進秀姑奸騙了邵氏故意欲責秀
姑却教秀姑引進得貴以塞其口彼此河同水密各

不相瞞得貴感支助教導之恩時常與邵氏討來些西將來奉與支助支助指望得貴引進得貴做主母嗔怪不敢開口支助幾遍討個得貴只是延捱下去過了三五箇月邵氏與得貴如夫婦無異也是數該敗露邵氏當初做了六年親不曾生育如今纔得三五月不覺便胸高腹大有了身孕恐人知覺不便將銀與得貴教他悄地贖貼墮胎的藥來打下私胎兒得日後出醜得貴一來是個老實人不曉得墮胎是甚麼藥二來自得支助指教以爲恩人凡事直言無隱今日這件私房關目也去與他商議那支助是個

想徒見得貴不肯引進自家心中正在不忿却好有這個機會便是生意上門心生一計哄得貴道這藥只有我一個相識人家最効我替你贖去乃往藥舖中贖了個胎散四服與得貴帶回邵氏將此藥做四次喫了腹中未見動靜叫得貴再往別處贖取好藥得貴又來問支助前藥如何不効支助道打胎只是一次若一次打不下再不能箇了況這藥只此一家最高今打不下必是胎受堅固若再用狠虎藥去打恐傷大人之命得貴將此言對邵氏說了邵氏信以爲然到十月將滿支助料是分娩之期去尋得貴說

道我要合補藥必用一血孩子你主母今當臨月生下孩子必然不發或男或女可將來送我你虧我處多把這一件謝我亦是不費之惠只瞞過主母便是得貴應允過了數日果生一男邵氏將男溺死用蒲包裹來教得貴將地把去埋了得貴答應曉得那不去埋背地悄悄送與支助支助將死孩收訖一把扯住得貴喝道你主母是丘元吉之妻家主已死多年當家寡婦這孩子從何而得今番我去出首得貴慌忙掩住他口說道我把你做恩人每事與你商議今日何反面無情支助變着臉道幹得好事你強奸主

既罪該凌遲，難道，叫何恩人就罷了，既知恩當報恩，你作成得我什麼事，你今若要我不開口，可問主母討一百兩銀子與我，我便隱惡而揚善，若然沒有，决不干休，况有血孩作證，你自到官司去辨，道你主母做不得人，我在家等你回話，你快去快來，急得得貴眼淚汪汪回家，料瞞不過，只得把這話對邵氏說了，邵氏埋怨道，此是何等東西，却把做禮物，送人坑死了我，也就罷，流淚起來，得貴道若是別人我也不把與他，因他是我的恩人，所以不好推託，邵氏道他是你什麼恩人，得貴道當初我赤身仰臥，都是他教我

的方便來調引你沒有他時怎得你我今日恩愛他
說要血孩合藥我好不奉他誰知他不懷好意邵
氏道你做的事忒不即溜當初是我一念之差墮在
光棍術中今已悔之無及若不將銀買轉孩子他
必然出首那時難以挽回只得取出四十兩銀子教
得貴拿去與那光棍贖取血孩背地埋藏以絕禍根
得貴老實將四十兩銀子雙手遞與支助說道只有
這些你可將血孩還我罷支助得了銀子貪心不足
思想此婦美貌又且囊中有物借此機會倘得捱身
入馬他的家事在我掌握之中豈不美哉乃向得貴

道我說要銀子是取笑話你當真送來我只得收受了那血孩我已埋訖你可在主簿前引著我與他相處倘若見允我替他持家無人敢欺負他可不兩全其美不然我仍在地下掘起孩子出首限你五日內回話得貴出於無奈只得回家述與邵氏邵氏大怒道聽那光棍放屁不要理他得貴遂不敢再說那說支助將血孩用石灰醃了仍放蒲包之內藏於隱處等了五日不見得貴回話又捱了五日共是十日料得龐婦也徳旺了乃往丘家門首伺候得貴出來問道所言之事濟否得貴搖頭道不濟不濟支助更不

問第二句話門內立閂進去得貴不敢攔阻到走往街口遠遠的打聽消息邵氏見有人走進中堂罵道人家內外各別你是何人突入吾室支助道小人姓支名助是得貴哥的恩人邵氏心中已知便道你要尋得貴在外邊去此非你歇脚之所支助道小人久慕大娘有如飢渴小人縱不才料不在得貴哥之下大娘何必峻拒邵氏聽見話不投機轉身便走支助趕上雙手抱住說道你的私孩現在我處若不從我我就首官邵氏忿怒無極只恨擺脫不開乃以好言哄之道日裡怕人知覺到夜時我叫得貴來接你遂

耶道親口許下、切莫失信、放開了手、走幾步、又回頭說道我也不怕你失信、一直出外去了、氣得邵氏半晌無言珠淚紛紛而墮推轉房門獨坐兀子上左思右想只是自家不是當初不肯改嫁要做上流之人如今出乖露醜有何顏見諸親之面、又想道日前與對衆發誓我若事二姓更二夫不是刀下亡便是繩上死我今辦這性命謝我亡夫于九泉之下却不乾淨秀姑見主母啼哭不敢上前解勸守住中門專等得貴回來得貴在街上望見支助去了方纔回家見秀姑問大娘呢秀姑指道在裡面得貴推開房門看

主婆耶說邵氏取床頭解手刀一把欲要自刎猶手不起哭了一回把刀放在桌上在腰間解下八尺長的汗巾打成結兒懸于梁上要把頸子套進結去心下展轉淒慘禁不住嗚嗚咽咽的啼哭忽見得貴推門而進得然倒心住一點念頭當初都是那狗才做圈做套來作弄我害了我一生名節說時遲那時快只就這點念頭起處仇人相見分外眼睜提起解手刀照得貴當頭就劈那刀如風之快惱怒中氣力倍加把得貴頭腦劈做兩界血流滿地登時嗚呼了邵氏著了忙便引頸受套兩腳蹬開兀子做一個鞦韆

[illegible]戲

地下新添冤鬼兒　人間少了俏孤孀

常言賭近盜淫近殺今日只為一個淫字害了兩條性命、且說秀姑平昔慣了、但見得貴進房、怕有[illegible][illegible]就遠遠閃開今番半晌不見出來心中疑惑、走來張望時、只見上吊一個下懸一個吃得秀姑軟做一團發定了神、把房門款上急跑到叔公丘大勝家中報信、丘大勝大驚轉報邵氏父母同到丘家、關上大門將秀姑盤問致死緣由、元來秀姑不認得支助、連血孩詐去銀子四十兩的事、都是瞞着秀姑的、以此秀姑

只將邵氏得貴平昔奸情敘了一遍今日不知何故兩個都死了三番四復問他只如此說邵公邵母聽說奸情的話滿面羞慚自回去了不管其事丘大勝只得帶秀姑到縣裡出首知縣驗了二屍一名得貴刀劈死的一名邵氏縊死的當問了秀姑口詞知縣道邵氏與得貴奸情是的主僕之分已廢必是得貴言語觸犯邵氏不忿一時失手誤傷人命情慌自縊更無別情責令丘大勝殯殮秀姑知情問杖官賣再說支助自那日調戲不遂回家還想赴夜來之約聽說弄死了兩條人命唬了一大跳好幾時不敢出門

一日早起偶然檢着了石灰甏的血孩連蒲包拿去抛在江裡遇着一個相識叫做包九在儀真閘上當夫頭問道支大哥你抛的是甚麽東西支助道兀幾塊牛肉包好了要帶出去吃的不期臭了九哥你兩口沒些事到我家辨三杯包九道今日忙些個蘇州府況鍾老爺馳驛復任即刻船到在此趕夫哩支助道既如此改日再會支助自去了却說況鍾原是吏員出身禮部尚書胡濙薦爲蘇州府太守在任一年百姓呼爲況青天因丁憂回籍聖旨奪情起用特賜馳驛赴任船至儀真閘口況爺在艙中看書忽聞小

兒啼聲出自江中想必溺死之兒差人看來回報沒有如此兩度况爺又聞啼聲問衆人皆云不聞况爺口稱怪事推窓覷看只見一個小小蒲包浮于水面况爺叫水手撈起打開看了原復是一個小孩子况爺問活的死的水手道石灰醃過的像死得久了况爺想道死的如何會啼况且死孩子撇棄就罷了何必灰醃必有緣故叫水手把這死孩連蒲包放在船頭上如有人晓得來歷密密報我我有重賞水手領鈞旨拿出船頭恰好夫頭包九看見小蒲包認得是支助抛下的他說是臭牛肉如何却是個死孩遂進

恰亦況爺小人不曉得這小孩子的來歷如何認得他
那小孩子在江裡這個人呼做支助況爺道有了人
就有來歷了一面差人齎拿支助一面行牒與知縣
到察院中同問這節公事況爺帶了這死孩坐了察
院等得知縣來時支助也拿到了況爺上坐知縣坐
下左手之傍況爺因這件事不是自己刑獄不敢自
專讓本縣推問那知縣見況公是奉過勅書的又且
爲人古怪怎敢落後推遜了多時況爺只得開言叫
支助你這石灰醃的小孩子是那裡來的支助正要
抵賴却被包九在傍指實了只得轉口道小的見這

贓東西在路旁不便將來拋向江裡其實不知來歷況爺問包九你看見他在路旁檢的麼包九道他拋下江裡小的方纔看見問他什麼東西他說是臭牛肉況爺大怒道既假說臭牛肉必有瞞人之意喝教手下選六毛板先打二十再問況爺的板子利害二十板抵四十板選有份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支吾只是不招況爺喝教夾起來況爺的夾棍也利害第一遍支助還熬過第二遍就熬不得了招道這死孩是邵寡婦的寡婦與家童得貴有奸養下這私胎來得貴央小的替他埋藏被狗子爬了出來故此小

的將來抛在江裡況爺見他言詞不一又問你曾替他埋藏必然與他家通情支吾道小的並不通情只見平日與得貴相熟況爺道他埋藏只要朽爛如何把石灰醃着支吾支吾不來只得磕頭道青天爺爺這石灰只說是小的醃的小的知邵家婦家殷實欲留這死孩去詐索他幾兩銀子不期邵氏與得貴都死了小的不遂其願故此抛在江裡況爺道那婦人與小廝果然死了麼知縣在傍邊起身打一躬答應道死了是知縣驗過的況爺道如何便㑹死知縣道那小廝先死的婦人是自縊的知縣也曾細

詳他兩個奸情已久、主僕之分久廢、必是小廝言語
觸犯那婦人、一時不忿、提刀劈去、誤傷其命、情慌什
縊、別無他說、況爺肚裡蹊蹺、他兩個既然奸綠、就是
語言小傷、忿下此毒手、早間死後、兒啼哭、必有緣故
遂問道、那邵氏家還有別人麼、知縣道、還有個使女
叫做秀姑、官賣去了、況爺道、官賣、一定就在本地、煩
貴縣差人提來一審、便知端的、知縣忙差快手去了、
不多時、秀姑拿到、所言與知縣相同、況爺蹊蹺了半
晌、走下公座、指着支助問秀姑道、你可認得這個人
秀姑仔細看了一看、說道、小婦人不識他姓名、曾認

得他些賄況爺道是了他是得貴只然後拶指伺候得
貴到你家來你可實說若半句含糊便上拶秀姑道
平日間實不曾見他上門只是結末來他哭入中堂
調戲主母被主母趕去隨後得貴方來主母正在房
中啼哭得貴進房不多時兩個說都睡了況爺喝罵
支助光棍你不曾與得貴同行何教哭入中堂道
兩條人命都因你起叫手下將夾棍夾起來支助被
夾昏了不由自家做主從頭至尾如何教導得貴哄
誘主母如何哄他血孩到手詐他銀子如何挾制得
貴要他引入同姦如何闖入內室抱住求姦被他如

何哄脫了做鄉說了一遍從來死的情由其實不知況爺道這是真情了放了夾叫書吏取了口詞明白如嫁在家自知才力不及惶恐無地況爺提筆竟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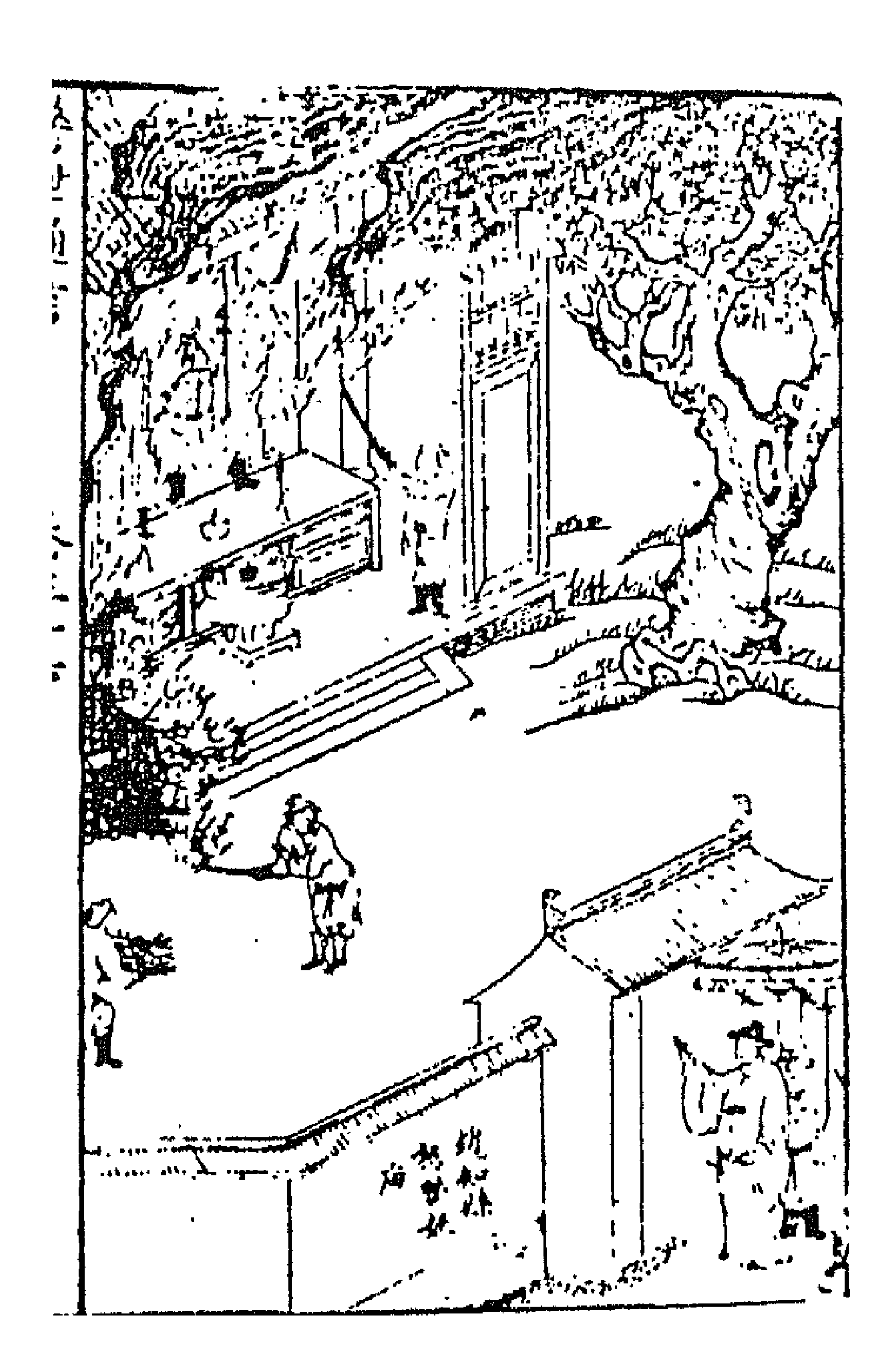
審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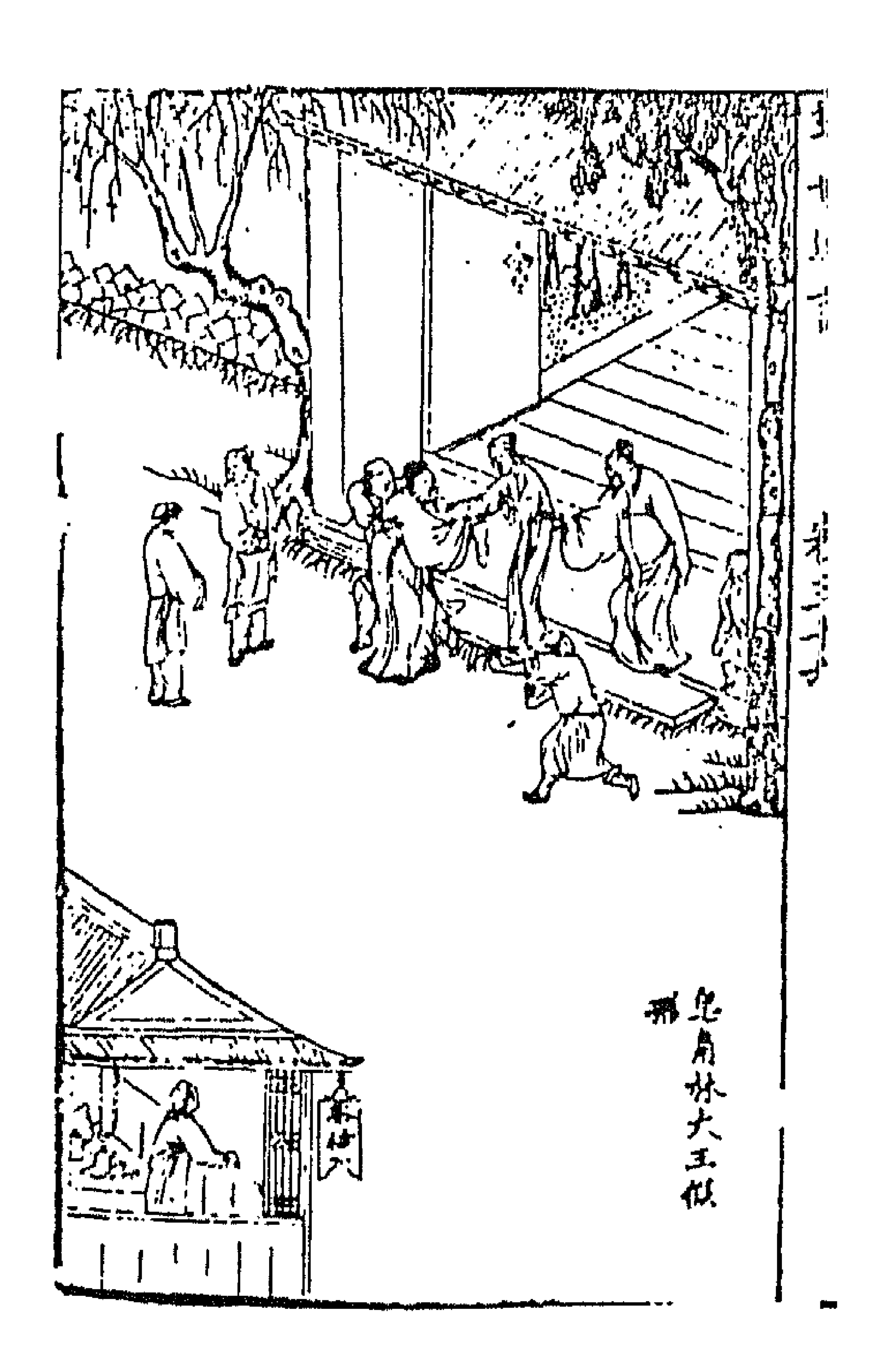
審得支助奸棍也始窺寡婦之色輒起邪心既乘翦僕之愚巧行誘語開門裸臥盡出其謀因胎取孩為陷其欲求奸未能轉而求利求利未厭仍欲求奸在邵氏一念之差盜鈴尚思掩耳乃支助幾番之詐謀債加以踰墻以恨助之心恨貴怨變為仇於殺貴之後自殺死有餘辜主僕既死勿論秀

婢也杖何言、惟是惡魁、尚逃法網、包九無心而過
殺孩有故而殤天君使之罪難容矣宜坐致死之
律、拜追所詐之贓
况爺念了出首送支助亦甘心服罪、况爺將此事申
文上司、無不稱獎大木萬民傳頌以爲包龍圖復出
不是過也這一家小說又題做况太守斷死孩兒有
詩爲證

俏邵娘見欲心亂　蠢得貴福過災生
支赤棍奸謀似鬼　况青天折獄如神

第三十四卷




是肩林大王似
那

皂角林大王假形

富貴還將智力求，仲尼年少合封侯。
時人不解蒼天意，空使身心半夜愁。

話說漢帝時，西川成都府有個官人，姓趙名巴，少好道術，官至郎中，授得豫章太守，擇日上任。不則一日，到得半路，遠近接見，到了豫章，交割牌印已畢。元來豫章城內，有座廟，喚做盤山廟，好座廟！但見：

蒼松偃蓋，古檜蟠龍，侵雲碧瓦鱗鱗，映日朱門赫赫。巍巍形勢，控萬里之澄江；氣象，鎮一方之

祠祈新建廟冊鑄古篆兩行寫在殿梁

這座廟甚靈有神能于帳中共人說話空中飲酒擲盃豫章一郡人盡來祈求福德能使江湖分風擧帆如此靈應這欒太守到郡往諸廟拈香次至廬山廟廟祝衆見太守道我開此廟有神最靈能對人言我欲見之欒福太守拈香下拜道欒巴初到此郡特來拈香望乞聖慈明彰感應問之數次不聽得殿內則聲太守焦燥道我能行天心正法此必是邪妖哄我怕故不敢則聲向前搭起帳幔打一看時元來作怪那神道塑像都不見了這神道是個作怪的物事被

[illegible]守來索故不敢出來太守道廟鬼詐為天官損害百姓即將手下人把廟拆毀了太守又恐他出外遊行天下所在血食誑惑良民不當穩便乃推問山川社稷求鬼蹤跡都說此鬼走至齊郡化為書生風姿絕世才辨無雙齊郡太守却以女妻之欒太守知其所在即上章解去印綬直至齊郡相見太守往捕其鬼太守召其女婿出來只是不出欒太守曰賢婿非人也是廟鬼詐為天官在豫章城內被我追捕甚急故走來此處今欲出之甚易乃請筆硯書成一道符向空中一吹一似有人拔去的那一道符徑

入太守女兒房中。且說書生在房裏覩着潭家莊我去必死。那書生口叫着符走至樂太守面前。樂太守打一喝。老鬼何不現形。那書生即變為一老狸。叩頭乞命。樂太守道。你不合損害良民。依天條律令處斬喝一聲。但見刀下狸頭墜地。遂乃平静。說話的。說這樂太守斷妖。則甚今日一個官人。只因上任平白地惹出一件蹺蹊作怪底事來。險些壞了性命。却說大宋宣和年間。有個官人。姓趙名再理。東京人氏。授得廣州新會縣知縣。這廣衆怎見得好。有詩道

積木沉香劈作柴　荔枝圓眼遶籬栽

纔到我國人交易　水接他邦客往來
地分三分錦積雪　天和四季有花開
廣府一境無雙美　琥珀硨磲珠翡堦

當下辭別了母親妻子、帶着幾個僕從、登程。非止一日、到得本縣、衆官相賀。第一日謁廟行香、第二日交割牌印、第三日、打斷公事。只見

鼕鼕牙鼓响　公吏兩邊排
閻王生死案　東岳攝魂臺

知縣恰纔坐衙、忽然打一噴嚏、廳上階下衆人也打噴嚏、客將覆判縣郎中、非敢學郎中打噴嚏、雖縣九

里有座廟喚做皂角林大王廟廟前有兩株皂角樹多年結成皂角無人敢動些成末子往府官府到任未理公事先去拈香今日判縣鄭中不合拈香大王顯靈一陣風吹皂角末到此泉人罷了皂角末都打毀滿知縣道作怪即往大王廟燒香到得廟前離鞍下馬廟祝接到殿上拈香拜畢知縣抬起頭看神道怎生結束

戴頂簇金蛾帽子着百花戰袍繫藍田碧玉荼林絲鞝花靴勝子是一個骷髏去骷髏眼裏生出兩隻手來左手提着方天戟右手結印

知縣大驚問廟官春秋祭賽何物廟官說知縣春間要七歲花男秋間要個女兒都是地方斂錢預先買貧戶人家兒女臨祭時將來背剪在柱上剖腹取心勸大王一盃知縣大怒教左右執下廟官送獄勘罪下官初設一任為民父母豈可枉害人性命即時教從人打那泥神點火把廟燒做白地一行人簇擁知縣上馬只聽得喝道大王來大王來問左右是甚大王名將覆告是皂角林大王知縣看時紅紗引道閃裝銀鞍馬上坐着一個鬼王眼如漆光嘴尖數十絡束如廟中所見知縣叫取弓箭來一箭射去昏天閉

日、霹靂交加、射有道金光、大風起、飛砂走石、不見了皂角林大王、人從扶策知縣歸到縣衙、明日假省判斷公事、衆父老下狀、要乞皂角林大王重修廟宇、知縣焦燥、把衆父老趕出來、說這廣州有數般瘴氣

欲說嶺南景　聞知便大憂
巨象成羣走　巴蛇捉對遊
鵂鳥藏枯木　含沙隱渡頭
野猿啼叫處　惹起故鄉愁

趙知縣自從燒了皂角林大王廟、更無些個蹺蹊、在任治得路不拾遺、犬不夜吠、豐稔年熟、時光似箭、又然

三官　新任上任趙知縣帶了人從歸東京在路行了

數日、離那廣州新會縣有二千餘里、來到庄館驛、與

做峯頭驛知縣入那館驛安歇、僕從們了下宿喏到

明朝天色已曉趙知縣別服看時、衣服箱籠都不見

叫人從時沒有人應、叫管驛子、也不應、知縣披了被

起來開放閤門看時不見一人一騎館驛前後並沒

一人荒忙出那館驛門外看時

經年絲寥過　　盡日有雲收

思量人從都到那裡去了、莫是被强冦刼掠、披着被、

飛也似下那峰頭驛行了數里、沒一個人家趙知縣

長歎一聲自思量道你你生作湘江岸上人死作路途中之鬼遠遠地見一座草舍知縣道慚愧行到草舍見一個老丈便道老丈拜揖救趙再理性命則個那老兒見知縣披着被便道官人如何恁的打扮知縣道老丈再理是廣州新會縣知縣求到嶺路頭驛安歇到聽人從行李都不見老兒道這不作怪也虧那老兒便交知縣入來取些舊衣服換了安排酒飯請他住了五六日又措置盤費援揆知縣回京去知縣謝了出門夜住曉行不則一日來到東京歸去那對門茶坊裏叫點茶婆婆認得我婆婆肯守人笑

望趙再理道我便是對門趙知縣歸到峰頭驛安歇到曉起來人從擔仗都不見一個罪過村閭一老兒與我衣服盤費不止一日來到這裏婆婆道官人錯了對門趙知縣歸來兩個月了趙再理道先歸的是假我是真的婆婆道那得有兩個知縣再理道相煩婆婆叫我媽媽過來婆婆仔細看時果然和先前歸來的不差分毫只得走過去只見趙知縣在家坐地婆婆道了萬福都和外面一般的人到裏面見了媽媽道外面又有一個知縣歸來媽媽道休要胡說我只有一個兒子那得有兩個知縣來婆婆道且去看

有心眼必要設科段不然今人被打全了像

一看走到對門趙再理道媽媽認得兒媽媽道漢子休胡說我只有一個兒子那得兩個趙再理道兒是真的兒歸到峰頭驛睡了一夜到曉人從行李都不見了如此這般來到這裏看的人挨肩疊背擁約不開趙再理捽着娘不肯放點茶的婆婆道生知縣時須有個瘢痕隱記媽媽道生那兒時脊背下有一搭紅記脫下衣裳果然有一搭紅記看的人發一聲喊先歸的是假的却說對門趙知縣問門前為甚亂嚷院子道門前又一個知縣歸來趙知縣道甚人敢恁的無狀我已歸來了如何又一個趙知縣出門看的

人都四散走開知縣道媽媽你道是甚人如何扯住我的娘無狀娘道我兒身上有紅記是真的知縣也脫了衣裳衆人大喊一聲那脊背上也有一搭紅記衆人道作怪趙知縣道趙再理去開封府正直大尹陞堂那先回的趙知縣公然領帶入府與大尹分賓而坐說其說來大尹先自信了反將趙再理喝罵幾番便要用刑拷打趙再理理直氣壯不免將峰頭驛安歇事情高聲抗辯大尹再三不決猛省思量有告劄文憑是真的便問趙再理道你是真的告劄文憑在那裏趙再理道在峰頭驛都不見了大尹台

肯教客將請假的趙知縣來太守問判縣郎中可有告劄文字在何處知縣道有令人去媽媽處取來呈上大尹叫趙再理你既是真的如何官告文憑却在他處再理道告大尹只因在峰頭驛失去了却問他幾年及第試官是兀誰當年做甚題目因何授得新會縣知縣大尹思量道恐是問那假的趙知縣一一對答如趙再理所言並無差誤大尹一一發決斷不下那假的趙知縣備家把金珠送與推款司自古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推司接了假的知縣金珠開封府斷配真的出境直到兗州奉符縣兩個防送公人帶去

承包而今押送上路，不則一日，行了三四百里路，地
名青藤山腳下，前後都没有人家，公人對趙再理道，
官人留些句話，你到牢城營裏，也是擔土挑水，作塌
殺你，不如就這裏尋個自盡，非干我二人之罪，正是
上命差遣，蓋不由己，我兩個去本地官司討得回文，
你便早死，我們也得早早回京，趙再理聽說，叫苦連
天，罷罷死去陰司告狀理會，當時頭做一個閉着眼
等候棍子落下，公人手裏把着棍了，口裏念道，善去
陰司，好歸地府，恰纔舉棍要打，只聽得背後有人大
叫道，防送公人不得下手，諕得公人放下棍子，看時

兒一個六七歲孩兒裹着光紗帽緣襴衫玉束帶掛
鞋滑被來到月前公人問是誰說道我非是人說得
兩個公人喏喏連聲便道他是真的趙知縣卻如何
打殺他我與你一筋銀好看承他到奉符縣若壞了
他性命教你兩個都回去不得一陣風不見了小兒
二人便對趙知縣道真作不知道是真的若得回東
京切莫題名道還來到奉符縣牢城營端公交割了
公人說上項事端公便安排書院請那趙知縣教兩
個孩兒讀書不教他重難差役然雖如此坐過公堂
的人卻教他做這勾當好生愁悶難過日子不覺捱

了一年，時遇春初，往後花園閒步散悶，見花柳生荣，
百傷感，思想列官一旦，功名已付之度外，奈何骨
肉分離，母子夫妻俱不相認，不知前生作何孽障，受
此惡報。捆口啟此孫無出頭之日，淡然跪下淚來。猛
見一所池子，思量不如就池裡投水而死，早去陰司
地府告理。低歎了口氣，趕着池裡一跳，只聽得有人
叫道：不得投水。回頭看時，又見個光秋悄綠襯衫玉
來帶孩兒道：知縣，娘娘教你三月三日上東峯東岳
左廊下，見九子母娘娘，與你一件物事，上東京報讐。
槐知縣拜謝道：尊神如今在東京做甚的是甚人

孩兒道是廣州恩州林大王說罷一陣風不見了已不得到三月三日辭了端公徑東峰東岱岳燒香行所到望那左廊下見九子母娘娘拜祝再三轉廊後有人叫趙知縣回頭看時見一個孩兒抱着三紺府兒甚子布背心道婆婆叫你隨那小兒行半里田地看時金釘朱戶碧瓦雕檐望見殿上坐着一個婆婆眉分兩道雪鬢挽一窩絲有三四個孩兒叫恩人來了如何叫趙知縣是恩人他在廣州做知縣時一年便救了兩個小廝三年便救幾人性命因此叫恩人知縣在階下拜求婆婆便請知縣上殿來且

小廝尚知恩報恩世上負心人視此可

坐安排酒來勸盃酒後婆婆道見今在東京存你家
室的是皂角林大王官司如何斷決得我念你有訟
救男救女之功所以救你便叫三個孩兒你取將
那件物事孩兒手裏托着黃帕包着一個盒兒婆婆
去頭上拔一隻金釵分付知縣道你去那山脚下一
所大池邊頭一株大樹把金釵去那樹上敲三敲那
水面上定有夜叉出來你説是九子母娘娘差來便
帶你到龍宮海藏取一件物事在盒子內便可往東
京壞那皂角林大王知縣拜謝婆婆便下東峯東岱
岳來到山脚下尋見池子邊大樹用金釵去敲三敲

一陣風起只見水面上一個夜叉出來問是甚人便道奉九子母娘娘命來見潞君夜叉便入去不多時復出來叫知縣閉口只聽得風雨之聲夜叉叫開眼看時

霧靄祥雲籠殿宇　依稀薄霧罩回廊

夜叉教知縣把那盒子來知縣便解開黃袱把那盒子與夜叉夜叉揭開盒蓋去那般角頭叫惡物過來只見一件東西似龍無角似虎有鱗入于盒內把盒蓋定把黃袱包了付與知縣牢收直到東京去却是角林文王夜叉依舊教他閉目引出水中知縣離了

只管東岱岳到奉符縣一路上自思量要去閙李
營端公還是不去好我是配來的罪人定不肯放我
去留住便懷了我的事不如一逕取路過了奉符縣
趕金水銀堤汴河船直到東京開封府前大鬧叫屈
我是奉你差知縣却配我到兗州奉符縣如今占住
我渾家的不是人是廣州新會縣烏角林大王衆人
都擁將來有個做公的捉入府來驅到廳前堦下
大尹問道配去的罪人擅敢逃我打斷不明越知縣
告大尹再理授得廣州新會縣知縣第一日打斷公
事忽然打一個噴嚏廳上廳下人都打噴嚏客將稟

處離縣九里有座皂角林大王廟前有兩林皂角樹多年堆成末無人敢動判官簿中不曾枯槁所以大王顯靈安皂角林來求打貴處再塑即時何處往廟拈香見神道形容怪異眼睛似出兩隻手來問廟祝春秋祭祭何物說道春祭祭七歲花男秋祭祭一童女背綁在將軍柱上剖腹取心供養再理即將將廟官送獄究罪焚燒了廟宇神像回來路上又見啲大王來紅紗燈道再理又射了一箭次後無事撚指三年任滿到半路館驛安歇到天明起來三十餘人從者不見一人上至頭巾下至衣服並不見只得投奔

逃走鄉中，虧一個老兒贈我衣服盤費，得到東京。不想大尹將再理斷配去奉符縣，因上東峯東岱岳，遇九子母娘娘，得其一物，在盒子中，能壞得皂角林大王。若非那假知縣來，壞他不得。其罪無譲。大尹道：你且開盒子先有一看，是甚物件，再理。告大尹：看不得，揭開後，送人性命。大尹教押過一邊，即時請將假知縣來，到廳坐下。大尹道：有人在此告州縣郎中，非人，乃是廣州新會縣皂角林大王。假知縣聽說，面皮通紅，問道：是誰說的？大尹道：那真道知縣上東峯東岱岳，遇九子母娘娘，所說假知縣大驚，合得欲走那真

仍趙知縣在階下也不等大尹台旨解開黃袱揭開盃子只見風雨便下伸手不見掌須臾雲散風定就廳上不見了假的知縣大尹諕得戰做一團只得將此事奏知道君皇帝降了三個聖旨第一問封府問官追官勑停第二趙知縣認了母子仍舊補官第三廣州一境不許供養神道趙知縣到家母親妻子號淘大哭怎知我兒却是真的叫那三十餘人從問時被道驛中五更前後致備馬起行怎知是假的衆人都來賀喜問盒中是何物便壞得皂角林大王趙知縣道下官亦不認得是何物若不是九子母娘娘滿

門被這皂角林大王所壞須往東峰東岱嶽燒香拜謝則個、卽便揀日帶了媽媽渾家僕從上汴河船直到兗州奉符縣謝了端公那端公曉得是真趙知縣、奉承不迭住了三兩日上東峰東岱嶽來入得廟門、徑來左廊下謝那九子母娘娘燒罷香拜謝出門媽媽和渾家先下山去趙知縣帶兩個僕人往山後閑行見怪石上坐一個婆婆顏如瑩玉叫一聲趙再理你好喜也、趙知縣上前認時便是九子母娘娘、趙知縣卽時拜謝娘娘道早來祈禱之事吾已都知、盒子中物乃是東峰東岱嶽一個猢狸猾皂角林大王乃

是陰鼠精非狸不能捕鼠知縣不妨到御前奏上宣揚道力道罷一陣風不見了趙知縣駭然大驚下山來對媽媽渾家說知感謝不盡直到東京尋知道君皇帝此時道教方當盛行降一道聖旨逢州遇縣都蓋九子母娘娘神廟至今廟宇猶有存者詩云

世情宜假不宜真　信假疑真害正人

若是世人能辨假　真人不用訴明神

第三十六卷終